



马洛伊·山多尔

# 马洛伊·山多尔 用慢动作停留在敏感和阴柔里

□鲁敏



鲁敏

上世纪70年代生于江苏。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郁达夫文学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等；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台湾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20 under 40”等。

有作品译为英、德、法、俄、日、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

现居南京。

我看书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几本书同时开始。这暴露出我不够专致的态度，但几条跑道并行的方式，确乎也会有效甄选出最中意的“那本书”或“那个人”。马洛伊·山多尔即是在这样类似“淘汰制”的环境中闪闪发亮、超前领跑的。

马洛伊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文风出奇的细腻，丝绸之下的肌理式的细腻、阳光下溪水反射波光的细腻，让人要眯起眼来，推得远一点去。这一初步印象在后来的阅读中得到了多次强化。坦率地说，对捏包子式的多皱褶文风，我是摇摆的态度，喜欢有时反感有时。这确实也没法给个结论。这就是作家的骨骼与五官，是构成一个作家面貌的单位元素。海明威会让主人公连续做七八十来个动作、来回十几句对话，却不出任何形容词。马洛伊相反，其情境是慢动作的，一个名词或一个动作之前分别会有三至五个形容词来放大、定格、多次曝光、交叉成像。

我估计有人会不大耐烦这工笔式的笔触。尤其在纽约客式的杯水风波、卡佛那因误会而生的极简教派、在泥坑中打滚诅咒的肮脏现实主义或美国南方写作或南美魔幻等分野派别之中，来自东欧小国的马洛伊的确是一种回归式的写作。他的古典体味很浓郁。在互相刷新也各自获得大量追随者的写作风格中，他显得迟缓、落伍、体重略有超标。

试读之后，我在单位和家里各放了《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和《烛烬》。大约三四天的零碎时间里，我读完了《伪》。这时候，我又暗中给马洛伊先生盖上了第二枚印章——我没说勋章——文学的观感很古怪，此处蜜糖彼处毒药的规律常常如惊雷响起，因此我采用一个客观的说法：印章。尤其我要加盖的这枚印章，叫做：阴性气质。这其实跟“文风细腻”的观感一样，好与不好，总是因人而异的。但不管怎么说，对性别为男的写作者来说，阴性气质，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

我讲阴性气质，并不是因为《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三段超长独白里，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女性为第一人称。即使在以主人公为独白者那一章，其阴柔缠绕、曲折幽深之势依然十分强烈，尤其对于两性之相互占有与彼此恩施的探究，令人惊颤。马洛伊所塑造的爱情是复调的、变奏的，夹杂有妻性、母性、奴性，有阶层、财富与教养，还有身体、羞耻、逆反等。

我最感惊奇的是，马洛伊对待爱情这一宗古老公案的态度非常之顶真，好像整个生命里，只有对爱的追索才是至高无上的、非得走到穷途末路才不枉来世上这一遭——这是很女性化的。硬汉的世界观里，男人们的情爱总是可收可放的，是阶段性的，是发作一通也就完了的时疫，是必然会被野心权力等取代和覆盖的最小领土。但马洛伊不这么看，最起码他在这本书里不这么认为，他笔下的男主人公们也不这么认为。他和他们一起，带着探索的试验性，以自虐式的残酷心态，像进行一桩事业、一门科学与一种文明似的，赌上一生去推进或毁坏他与女人们的爱。这样的塑造，有时令人难以相信。但马洛伊会千方百计、异常耐心、反复堆砌着来证明这一点。

他确实会让我想到普鲁斯特，我后来在译者余泽民所写的后记里也读到，马洛伊年轻时颇倾心于《追忆似水年华》。是的，他们在内在是通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别的男人们所在意的那些利禄功名与大千世界。才不呢。他们认为，最昂贵最复杂最值得精心侍奉和消磨的，只有一个：人与人的情感。

由于对《伪》一书的先期进入，我对马洛伊有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可能是出于女性写作者的一种对抗感。我素来更倾向于异质的最好能粗粝一些的阅读。《烛烬》恰恰呈现出某些异质。书的开篇，相当之冷峻，带着一种饱经沧桑、欲言又止的世故，这正是我最中意的衰老智性了。

我提前半个小时上床，就着2016年的台灯看马洛伊点亮于1942的烛光……午夜十二点了，人体生物钟和智能电子钟

都在提醒我关灯睡觉。我毫无个性地顺从了。但睡眠失败。书中的那一对老友，那一对正在走向死亡、在死亡之前最后一次长谈、谈论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忠诚与背叛的老友，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打转，我怎么可能打着鼾声入睡。我气坏了：为着一本书要半夜爬起来啊。多快活多值当的失眠！

文风就是一个人走路的样子，很顽固。马洛伊在中间部分，又回归了他细腻委婉的基调，像烘烤小可颂面包，一层层刷黄油，一层层起酥皮。他回溯了这对老友少年时代在高级贵族寄宿学校里的友谊，这一段非常的动人，带有回忆与消逝的悲怆，像含着热泪在写。马洛伊从来都不会选择简单纯粹的感情，爱情是复杂的，友谊则可能更复杂……比如这一次。

少年时代的亲昵里，他们双方都带点同性爱的黏着感，是打着卷儿的旖旎淡蓝色，有时还带着不加克制的固执与歇斯底里：他们爱对方绝对超过爱自己。到了他们的青年时代，社会性的元素从封闭的门缝里像毒气一样地弥漫进来了。金钱、阶层、晋升或没落、出世或入世、放荡或自律，各种分割线，开始无情地宰割和划分开这对细皮嫩肉的少年。友谊开始驶入暴风骤雨的河海，最致命、最俗气当然也是最结实的部分：女人，也在这时登场了。

但马洛伊很清醒，他绝对不会在爱情上多废口舌，他对爱情的看法在《伪》一书里已经完全交待、呈堂供证了。他现在所要向世人重点揭露的是：友谊，两个男人的友谊，像金子一样沉甸甸地坠挂了他们整个一生，使得他们弯腰驼背，一步步向大地深处迈进。我多次向同行推荐此书，推荐语总是像中学生在归纳中心思想：他把“友谊”这东西，写到了骨髓里、写到南极北极。你看看吧。

是的，马洛伊语调平静，几乎是一种厌倦式的平静。他把一辈子的友谊都召回了，集中到这个烛光摇曳的晚上，细细地反复抚摸、揉捏，剥去伪装的皮毛，挑出每一根哪怕是最小的骨刺，然后他把最后剩下的那一丁点友谊之肉，文火慢烤，

马洛伊·山多尔  
1900—1989

美籍匈牙利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科舒特奖”。主要作品有《和平的伊萨卡岛》、《人类的声音》等。



**【书籍简介】**  
《烛烬》  
作者:马洛伊·山多尔  
译者:余泽民  
译林出版社  
2015年11月

什么调料也没搁，除了时间之盐，做成永别老友亦是永别人间之前的最后一道晚餐。

而他们共同的女人，曾经就坐在他们餐桌上所空出的那个位置。整本书中，她都坐在那里、坐在生命与死亡的那一边，连墙上原来挂着的她的肖像都被摘下。她以缺席的方式陪伴着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爱她、并以不同方式得到、又以不同方式抛下她的男人。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更爱谁或者更恨谁，还是两个都爱、两个都恨。唯一可以解开这个秘密的是她的一本日记，自她多年前去世后就再没有人打开过。晚餐之后，丈夫和情人都同意，把这本日记投入壁炉，让她骄傲的内心一直那样神秘莫测地骄傲下去。他们同样选择在他们应得的悬疑与折磨中骄傲地死去。

《烛烬》所写的这种男性友谊，有个很重要或者说决定性的背景：跟主人公的身份，干脆直说吧，即马洛伊本人的身份阶层有关。马洛伊出生在奥匈帝国行将终结之际，他的家族在当地是典型的老派欧洲贵族，但很显然，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若干轮次的资本洗牌中，这样的家族往往经历各种分化与流变，从望族到小资本家到中产者到破落贵族，过程中他们保留着精神上的高度自治，竭力葆有着原有的社交习性与生活格调，这与外部的泥沙俱下、平民化与实用主义的普罗趋势会形成一种隐喻或实质上的位移感。马洛伊本人更是如此。他成年后的整个写作、爱情、职业与生活几乎就是一部没有完结篇的欧洲流亡史……

后记里对此有较详尽的记录，此处略过不谈。我想提请诸位注意的只是：这样的出身与经历，使得马洛伊看待他人与自我、看待自我与世界、看待友谊和爱情、看待财富声名等问题的中产阶级取向。

——对此我很难进一步解释，或者这只是个阶层论、出身论的顽固迷信。我只以本书主题为例。《烛烬》对友谊的理解，就是十分布尔乔亚的，关键词就是：自尊与他尊。自己珍爱的东西，一定觉得别人会同样或更加地珍爱；并一定会以不易觉察的体面方式去谦让、退出和牺牲。哪怕其代价是终身的不原谅与血淋淋的至死都新鲜的巨大痛楚。

《烛烬》我后来又快速通读了一遍。这时由于梁文道、邱华栋等的推荐，他的三本书一度占有了好几个月的各种榜单。我反而有点很小心眼的失落：似乎他的书只应当在一个中等客厅大小的范围内默默传阅。我甚至觉得这可能也是马洛伊的想法。

他从来不是个向往热闹、趋近光亮和火源的作家。他因缘际会，他四处流亡，他被禁止在本国出版，他失去心爱的儿子，他的藏书全部被毁，他当选为院士，他的名字被当局命名一个重要文学奖，他拒绝人群欢呼敞开怀抱的回归，他用子弹在异乡结束他的生命。

弹簧般跳跃的生涯啊。马洛伊压榨般地品味每寸苦涩，他用慢动作停在敏感和阴柔里，在这种停留里，他产出孤独，并把这种孤独转化成层叠的素色花瓣，装饰在一个老派布尔乔亚左侧方位的衣襟上。